

● 中国现象学文库 ●

现象学原典译丛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倪梁康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倪梁康 编

倪梁康 等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编.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8

(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ISBN 978-7-100-16742-0

I. ①回… II. ①倪… III. ①胡塞尔(Husserl,
Edmund 1859-1938)—回忆录 IV. ①B51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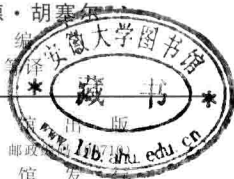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8855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原典译丛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倪梁康 编
倪梁康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871)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742-0

2018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56.00元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丁 耘 王庆节 方向红 邓晓芒 朱 刚
刘国英 关子尹 孙周兴 杜小真 杨大春
吴增定 张 旭 张再林 张廷国 张庆熊
张志扬 张志伟 张灿辉 张祥龙 陈小文
陈春文 陈嘉映 庞学铨 柯小刚 倪梁康
靳希平 熊 林

常 务 编 委

孙周兴 陈小文 倪梁康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 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目 录

-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平素描
…………… 马尔维娜·胡塞尔著/卡尔·舒曼编/倪梁康译(1)
- 源自《逻辑研究》初期的忆念
…………… 威廉·恩斯特·霍金著/陈伟译/王鸿赫校(25)
- 回忆胡塞尔 …………… 弗里茨·考夫曼著/谢裕伟译/方向红校(38)
- 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
……………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著/倪梁康译(50)
- 回忆胡塞尔…………… 威廉·沙普著/高松译(63)
- 在胡塞尔身边的哥廷根和弗莱堡岁月
…………… 埃迪·施泰因著/倪梁康译(77)
-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 罗曼·英加尔登著/倪梁康译(161)
- 五次弗莱堡胡塞尔访问记 …… 罗曼·英加尔登著/倪梁康译(191)
- 于弗莱堡时期在胡塞尔身边 …… 格尔达·瓦尔特著/王俊译(207)
- 埃德蒙德·胡塞尔:回忆与反思
…………… 让·海林著/董俊译/方向红校(232)
- 感谢埃德蒙德·胡塞尔 …… 路德维希·宾斯旺格著/唐杰译(236)
- 关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一个回忆
…………… 卡尔·洛维特著/倪梁康译(247)
- 作为大学生在胡塞尔身旁

2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施皮格伯格写于1924/25年冬的一封信

……………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著/倪梁康译(254)

视角变化:一个胡塞尔印象的构造

……………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著/肖德生译(260)

回忆胡塞尔……………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单斌译(269)

回忆我走向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道路和与他的合作

…………… 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著/李云飞译(273)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扬·帕托契卡著/倪梁康译(279)

回忆胡塞尔…………… 马克斯·米勒著/冯芳译(292)

短暂的相逢…………… 芳贺檀著/冯芳译(299)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1928年弗莱堡日记节选

…………… 威廉·拉尔夫·鲍伊斯·吉布森著/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编/张琳译(302)

表象的崩塌…………… 伊曼努尔·勒维纳斯著/朱刚译(351)

纪念伟大的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

…………… 列夫·舍斯托夫著/卓立、杨晶译(367)

迷恋真理——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 埃迪·奥伊肯-埃尔德希克著/倪梁康译(398)

与胡塞尔的谈话(1931-1936年)

…………… 阿黛尔贡迪斯·耶格施密特记撰/张任之译(406)

胡塞尔的最后岁月(1936-1938年)

…………… 阿黛尔贡迪斯·耶格施密特记撰/张任之译(422)

私人札记

……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瓦尔特·比梅尔编/倪梁康译(436)

《哲学家辞典》中的自我介绍…………… 欧根·芬克著/王鸿赫译(450)

回忆弗兰茨·布伦塔诺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 托马斯·奈农/汉斯·莱纳·塞普编/倪梁康译(460)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哲学(为其七十诞辰而撰) 奥斯卡·贝克尔著/倪梁康译(474)
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 海尔曼·范·布雷达著/倪梁康译(514)
附录:海尔曼·范·布雷达教授 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著/倪梁康译(553)
编者后记 556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平素描^①

[德]马尔维娜·胡塞尔 著

[德]卡尔·舒曼 编

倪梁康 译

卡尔·舒曼：编者引论

马尔维娜·胡塞尔在胡塞尔研究界主要是以她曾有一次自称的^②“胡塞尔教授的秘书”而闻名。首先她是按胡塞尔的委托撰写给他的学生和朋友的信函，因而经常接手她丈夫的书信工作。所以她的书信也常常表明是胡塞尔思想活动之历史佐证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还应当提到的是，她在胡塞尔著作的付印方面也有贡献。“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复一日的校样核对中”，胡塞尔于1899年11月21日对他妻子在《逻辑研究》的付印方面所做的帮助如此报告说。^③1913年前后让·海林写道：“我们应当始终记住她是如何仔细准确地领导着《逻辑研究》第二版以及《观念》第一版清样的校对。”^④主要是在

① Karl Schuhmann (Hrsg.), „Malvine Husserls. Skizze eines Lebensbildes von E. Husserl“, in: *Husserl Studies* 5:105-125 (1988).

② 马尔维娜·胡塞尔于1928年5月6日致英加尔登的信，载于《致英加尔登的信》(*Briefe an Roman Ingarden*)，海牙：马尔蒂米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68年，第45页。

③ 致古斯塔夫·阿尔布莱希特的明信片，引自K.舒曼：《胡塞尔年谱》，海牙：马尔蒂米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7年，第58页。参见上书第59页上马尔维娜·胡塞尔于1899年12月4日致阿尔布莱希特的卡片：“现在……我要为埃德蒙德抄写许多东西。”

④ 让·海林：“马尔维娜·胡塞尔”，载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11卷，1950/51年，第611页。

2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哈勒的初期,她时而还为胡塞尔摘录一些他在工作中所需要的文字。

马尔维娜·胡塞尔(婚前姓:施泰因施奈德)是何许人也?她的家庭显然与胡塞尔家庭一样,属于那些很久以来便定居于摩尔多瓦地区普罗斯捷耶夫(今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①)城中的犹太家庭。施泰因施奈德家族的最著名成员无疑是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他于1816年出生在普罗斯捷耶夫,作为关于中世纪犹太人的经典的、至今尚未被超越的著作之作者而享有世界声誉。^②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曾于1869-1890年期间在柏林担任学校的校长,并在那里于1907年去世。也许他是军医加布里埃尔·施泰因施奈德(他参与了1848年的革命)的一个兄弟。加布里埃尔的儿子西格斯蒙德与莫里茨一样在学校任职:这在施泰因施奈德家族中显然是一个并非罕见的职业选择。西格斯蒙德·施泰因施奈德在1860年前不久是七城堡地区^③

① 该地区现属捷克共和国。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仅存于1918年10月28日至1992年12月31日期间。此后它分裂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译者注

② 除了许多手稿目录以外,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有如下最重要的著作:《中世纪的希伯来文翻译与作为翻译家的犹太人》(1893年);《犹太人的阿拉伯文献》(1902年);《犹太人的历史文献》第一编(1905年);《中世纪犹太文学通论》(1905年);《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欧洲阿拉伯文翻译》(1905/06年)。海尔曼·列奥·范·布雷达显然已从马尔维娜·胡塞尔那里得知:“她是那位希伯来文手稿和中世纪犹太文学的著名专家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的亲戚”(《胡塞尔与近代思想》(*Husserl et la pensée moderne*),海牙:马尔蒂米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9年,第6页)。

③ “七城堡”(Siebenburgen)是自12世纪起为德语少数民族移居的一个中欧地区的德语名称。这个地区如今涵盖了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在罗马尼亚语中被称作特兰西瓦尼亚(Transilvania)。这里居住着中欧现存最古老的德国移民群落,他们也自称为或被称为“七城堡人”(或“七城堡的萨克森人”。卡尔·舒曼与马尔维娜·胡塞尔后面在文章中还多次提到这个名称。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称,这些移民与德国的萨克森地区无关)。这个七城堡移居地从未与德意志帝国的领地相连,而是先后属于匈牙利王国、七城堡公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据统计,1930年时在七城堡还生活着约三十万七城堡人,2007年时却已不到一万五千人。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七城堡居民开始向联邦德国回迁,回迁的数量尤其自90年代以后激增。此外,在奥地利和北美也有由相当数量的七城堡人组成的社团。参见因特网Wikipedia中的相关条目。——译者注

克劳森堡(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教师,也许他与其出生于匈牙利的妻子安托尼·西蒙(她于1916年在普罗斯捷耶夫去世)的相识也是在这座具有浓烈匈牙利风格的城市中。他的女儿马尔维娜随后也出生在克劳森堡,还不知道她这个名字是根据何人而起的。至迟在马尔维娜·施泰因施奈德四、五岁时,这个家庭重又迁回到普罗斯捷耶夫,西格斯蒙德·施泰因施奈德在这里才成为犹太小学的首席教师(Oberlehrer),并且日后又成为实用中学(Realschule)的教授。他于1887年前去世。

人们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马尔维娜·施泰因施奈德几乎一无所知。得到证实的仅仅是她首先在普罗斯捷耶夫上犹太小学,她在那里“在所有四个年级里都是优秀生”。^①她当时肯定已经遇到过男孩埃德蒙德·胡塞尔,但后者——由于其父母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上的不是犹太小学,而是市立小学。^②她12岁时按照父母的愿望来到维也纳,住在她的亲戚、世系工厂主库夫纳(Kuffner)家族那里(他们除了其它资产之外还拥有一家著名的啤酒酿造厂)。她在那里(作为唯一的犹太人、此外还是一个模范生)上的是圣安娜修女学校,当时她的最好朋友中有维也纳教育部的内廷参事克利舍科(Krischek)的几个女儿。

有理由设想,埃德蒙德·胡塞尔与马尔维娜·施泰因施奈德彼此间产生真正好感的时间是在胡塞尔于奥洛穆茨上德语文科中学的第二至第八年级期间(1869-1876年)。显然胡塞尔在那里经历了他

① 让·昆德尔(Jan Kühndel):“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家乡与家系”(Edmund Husserls Heimat und Herkunft),载于:《哲学史文库》(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51卷,1969年,第289页。

② 胡塞尔的女儿伊丽沙白·胡塞尔-罗森贝格在1975年10月底给我的信中写道:“父母亲童年时就在普罗斯捷耶夫彼此相识,两家都居住在这里,有远亲关系,无直接往来。”

的“初恋时期”，他后来对此曾报告说：“我在普罗斯捷耶夫的园丁海因那里。我摘下一朵美丽的 La France 玫瑰。”^①诚然，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朵玫瑰究竟是为谁而摘。

胡塞尔于1886年4月24日在属于奥格斯堡教会基督教教区的维也纳市教堂被施洗礼；他从其朋友和教父古斯塔夫·阿尔布莱希特那里接受了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莱希特·胡塞尔的名字。马尔维娜·施泰因施奈德于1887年7月8日在同一地点作为马尔维娜·夏洛特受洗，可以猜测她的第二个名字是从她的教母和堂姐妹、维也纳的女店主夏洛特·曼德尔(Charlotte Mandl)那里沿用而来的。这个洗礼的进行与马尔维娜面临的婚礼有关。1887年8月6日，她与刚刚获准的私人讲师埃德蒙德·胡塞尔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且这次又是在维也纳，这里既居住着胡塞尔的妹妹海伦娜，也居住着与施泰因施奈德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库夫纳家族和曼德尔家族。

在熟悉马尔维娜·胡塞尔的人那里，她的形象摇摆不定。与她密切交往多年的埃迪·施泰因报告说：胡塞尔的太太，“我们私下里用她的富于诗意的名字马尔维娜^②来称呼她。她个子瘦小；头发乌黑闪亮，分梳两边，棕色的眼睛闪烁着生动而好奇的光芒，而且始终惊异地看着世界。她的嗓音有些尖硬，而且听起来始终像是她要责问一个人；但其中掺杂着善意的幽默，这起到了缓和的效果。在她面前人们始终会担心有什么事发生；因为她说的话多半会让人陷于尴尬境地。……她定期参加胡塞尔的讲座，并且后来向我承认（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早就知道这一点）：她常常是在数听众的人数。她

^① 《胡塞尔年谱》，同上，第2页。

^② 这个名字源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城市圣马洛(Saint-Malo)，它也是“马尔维纳斯”(Malvinas)(福克兰群岛)名称的由来。

缺乏与哲学的内心关联。她将哲学视为其生活的不幸,因为在得到聘任之前,胡塞尔不得不在哈勒当了12年^①的私人讲师。这些经验促使胡塞尔太太让她的三个孩子远离哲学。”^②这里所报告的这些负面特征,有些通过其它的渠道得到证实,有些甚至被其它的负面评价所超出。弗里茨·考夫曼谈到胡塞尔太太的“略带恶意的方式”^③,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谈到她有一种也为勒维纳斯所证实了的^④“犹太式的反犹主义”(jüdischen Antisemitismus)^⑤。她也会做出一些傲慢的评判,例如对海德格尔(与对兰德格雷贝的评判类似):他在她丈夫那里多听几次课会对他有好处。她对吉尔伯特·赖尔提出的问题(她似乎也对其他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纯属外行话:她的丈夫是否是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的大哲学家——或者至少是与康德一样的大哲学家。

除了这些特点以外,她有着许多比它们要友善得多的性格。以胡塞尔的巴黎讲演已经临近为借口,她于1928年去勒维纳斯那里上法语课,她在那里所做的“与其说是为了丰富她这样的出色学生的词汇,不如说为了给这位大学生的钱包增加一些钱。”^⑥让·海林“对胡

① 实际上是14年。

② 埃迪·施泰因:《出自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童年与青少年》(*Aus dem Leben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Kindheit und Jugend*),卢汶:瑙维莱兹出版社,弗莱堡:赫尔德出版社,1965年,第175页及后页。

③ 参见考夫曼:“回忆胡塞尔”,载于:《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59年》(*Edmund Husserl 1859-1959*),海牙:马尔蒂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9年,第40页。

④ 参见勒维纳斯:“表象的废墟”,载于:《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59年》(*Edmund Husserl 1859-1959*),同上,第74页,注:“胡塞尔太太在谈论犹太人时完全用第三人称,连第二人称都不用。”

⑤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与卡尔·舒曼:“作为大学生在胡塞尔身边:1924/25年冬的一封信”,载于:《胡塞尔研究》,1985年,第243页,注15。(但在那里并不能找到施皮格伯格的这个说法。也许舒曼或施皮格伯格在出版这封信时将其删除了。——译者注)

⑥ “表象的废墟”,同上,第73页注。

塞尔太太所过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表达了他的赞赏：“做一位沉浸在自己研究中的哲学家的妻子确属不易。^①她正是在其社会交往中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哲学家妻子之角色的扮演。因此，埃迪·施泰因的外甥、哥廷根数学家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赞叹“她作为女主人所具有的本领、她的家庭主妇方面的干练、她的杰出厨艺。”^②但享有盛誉的首先是她在严峻境况中所拥有的勇气和决断力；尤其是在1938年极度棘手的形势下，即在范·布雷达神父在胡塞尔去世后几个月于弗莱堡拜访她之后，她必须对胡塞尔的全部遗稿——手稿与藏书——是否转移到国外做出艰难的决定。“在她身上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骨气和意志力”，胡塞尔文库的创始人这样描写这位哲学家的遗孀。^③我只能引述他的话，因为他最了解马尔维娜·胡塞尔允准在卢汶大学建立胡塞尔文库这个决定的意义：“哲学世界首先要感谢这位饱受苦难考验，但从未屈服的女性，正因为她，现存于胡塞尔文库中的全部原本资料才得以保存和安置。”^④

1939年6月，范·布雷达神父成功地将马尔维娜·胡塞尔合法带出德国；他将她(他曾告诉我，有时是用假名)安置在卢汶附近海伦特镇的一个女修道院中。原先她打算尽快继续旅行去美国她的孩子们那里，但由于随即便爆发战争，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直至1946

① 让·海林：“埃德蒙德·胡塞尔：回忆与反思”，载于：《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59年》，第28页。他在其上述“马尔维娜·胡塞尔”文章的第610页上写道：“马尔维娜·胡塞尔太太作为哲学家妻子由其处境所强加的自我牺牲的巨大努力，我们是很容易意识到的。”

② 康斯坦茨·赖特(Constance Reid)：《理查德·库朗，1888—1972年：作为同时代人的数学家》，柏林-海德堡-纽约：施普林格出版社，1979年，第49页。让·海林在“马尔维娜·胡塞尔”一文的第610页上也谈到“胡塞尔太太的十分亲切的款待”。

③ “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同上，第6页。让·海林在“马尔维娜·胡塞尔”一文的第611页上也强调她“意志坚强”。

④ “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同上，第6页及后页。

年5月,她才得以离开比利时以及她的保护人和救命恩人。

马尔维娜·胡塞尔于1941年皈依了天主教,可能部分是因为她重新回忆起她的维也纳学生时代。她于1950年11月21日在弗莱堡去世,享年90岁。

下面发表的马尔维娜·胡塞尔的遗留文字虽然按照女作者自己的判断“不是文学的”,却仍然可以被视为独特的作家工作(在这个词的宽泛意义上)。这是一份由13页纸组成的、用钢笔手写的、尺寸为 $16\times 11\text{ cm}$ 的——即半页信纸大小的——页张,它们现在被保存在卢汶的胡塞尔文库。这些页张被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有其他人(鲁道夫·波姆?)用铅笔注明的日期“1940”、地点“海伦特”和标题“素描”。在《胡塞尔年谱》中,我曾在“E. 胡塞尔生平素描”的标题下引述了这个手稿,^①尽管现在我已经记不得这个标题的确切来源,但它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这里也继续保留这个标题。这个素描是马尔维娜·胡塞尔来到比利时的这一年撰写的,而且如后来补写的,却被放在正文前面的“后记”中所证实的那样,它是为范·布雷达神父所撰写的,马尔维娜·胡塞尔想用这篇素描来向范·布雷达神父说明胡塞尔的生命历程。

发表这篇文章的兴趣当然首先在于,这位实际上贴近地伴随了埃德蒙德·胡塞尔一生的马尔维娜·胡塞尔在这里提交了一篇第一手的报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报告中有些东西无疑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但却并未在其它地方被记录下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马尔维娜·胡塞尔的这篇报告在任何方面都不加批判地视作有约束力的。一方面,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位80岁老人的回忆,而不是一份对发生事件的同步记录。另一方面,这个素描的长处恰

^① 参见《胡塞尔年谱》,同上,第XVII页。

恰也构成了它的短处。我指的是那种伸缩变形：马尔维娜将她所做阐述的一半篇幅用于《逻辑研究》出版前的时间，而在当时仍记忆犹新的20年弗莱堡时间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轮廓性的东西留存下来。如果随之而产生出一份对于早期胡塞尔生活状况而言的独特资料，那么我们尤其会面临回忆欺罔与回忆视角限制(Perspektivik)的危险。

因此完全有必要为这份文字加一个评论，既是用来说明和补充马尔维娜所说的东西，也是用来纠正一些差误。因此，反正需要进行大量的注解，我也就放弃对手稿的明显错误做出修改性的干预。文本的付印逐字逐句地忠实遵从原有的草案，未加任何更改或校订。只在很少几处存有句法错误的地方才[以方括号加入的方式]进行了最为亟须的补充。编者的所有其它补充和说明都被放到了注释之中。

感谢卢汶的胡塞尔文库，尤其感谢它的主任S.艾瑟林博士、教授提供了一份手稿的复印件并且友善地允准它的发表；同时也要感谢在这篇文字编辑的准备进程中对我的文库研究工作的慷慨支持。

马尔维娜·胡塞尔：E. 胡塞尔生平素描 后记

大约在去世前两个月，胡塞尔曾说：不应当将过去的生活庸俗化。^①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什么样的传记能够成立呢？

^① 在其“回忆1938年1-3月对其生病住院的父亲的探访”中，伊丽莎白·胡塞尔-罗森贝格记录下胡塞尔于1938年2月6日所说的话：“人越老就会越多地回顾他过去的生话，只是必须防止将它庸俗化。”